

戏贯一生 情系皖西

——评皖西剧作大家沈晓富

徐本法

国家一级编剧沈晓富，原安西市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皖西庐剧艺术研究会执行主席，其创作成果丰硕，不完全统计：大型舞台剧本25台，小戏小品70多个，曲艺40多件，电影剧本5部，电视剧20多集，且这些作品大部分或演出，或发表。在各类赛事或评选中，共获得全国性奖项6件次，省、市级奖项50余件次。另外，他还创作、发表大量的其它各类文艺作品、文艺评论、地方文化研究文章、学术论著等约300万字。

近日，他从众多作品中挑选出一套《沈晓富戏文选集(全七册)》，打开这套选集总目录，简直让人眼花缭乱，戏剧、影视剧、曲艺、诗歌、小说、散文、文论，甚至于歌曲，几乎无所不包。但最能证明其创作功力首当其冲的，是大型舞台剧《七斤》。该剧获得国家艺术发展资金，验收合格后，又获得国家优秀剧目推广资金。大型剧目《香椿树》《永不凋谢的花朵》《信义人家》《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又见桂花开》《山路弯弯九十里》《大湾村的外来媳》《新梦》《锁龙图》等剧本，从省内众多竞争中夺得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专项创作资金扶持，并以《信义人家》《又见桂花开》《锁龙图》三次夺得省“五个一”工程大奖。除舞台剧，他还填补了皖西两项空白：《漂泊者》为皖西首部电视连续剧；《周末村官》为皖西首部电影。由于创作成就突出，他实至名归地荣获“六安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沈晓富出生在六安，家庭普通到上三代找不到一个识字人。难得文盲父亲极崇尚读书，他初中毕业被六安高级中学(现六安一中)录取，课余时间开始学习乐器。继而自学起钢琴，为演奏水平提升扫清主要障碍。从学校图书馆翻找到苏联引进的一套音乐本科教材，于是猛啃起来，虽没全部消化，却打开了音乐视野，对后来歌曲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如作词兼作曲的《四千年思念》获六安市“五个一”工程奖，两部大型少儿歌舞剧《彩阳》《永不凋谢的花朵》均为自己作曲，并作为省财政厅创作厅歌《财富》，由著名作曲家徐沛东作曲，著名歌唱家阎维文演唱，中央交响乐团伴奏。

1968年插队今张店镇太平桥乡。那时县区频繁举办文艺调演，优秀节目层层选拔上调，能吹、能拉、能



沈晓富执笔创作的校园红色励志剧《少年蒋光慈》演出现场(资料图片)。

编、能导的沈晓富，一时成了公社和大队的宠儿。先是写对口词、小快板，后来写小演唱、对口剧。他善把本土方言和生活语言嵌入作品中，生动传神，这是他作品的一大突出风格。接着革命样板戏兴起，这时更“红”了，他不但要拉琴，还要教唱，所有角色唱腔都得一句一句来，熟练到几个主要剧目台词都记得烂熟，对后来戏剧创作起到很大作用。

知青的日常还是要参加生产队田间劳作。农活本来就辛苦，特别是春夏交替的双抢季节，好多学生吃不饱了苦，想方设法逃避。沈晓富却不一样，他每样农活都拿得上手，甚至比当地社员还能干，创造过生产队个人全年总工分第一纪录。和社员干一样重活，吃一样饭菜。闲时还自学了木工、搬匠、瓦匠、漆匠手艺，特别是木工活，打家具、箍桶、架房梁，都达到专业水平。时而挑着工具箱，踩百家糍做私活，挣主家一日三餐、一包香烟、一元五角工钱。他把自己完全揉进泥土中，深得山民认可。零距离接触到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后来都成了作品中人物的头、脚、身子、耳朵。

沈晓富因创作小戏《老木匠上工》两次被调往省城公演，被特招进六安县委创作组，开始了专业创作，而

且一干就是一辈子。1976年，他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山水之间。时至今日，他依然与那里的老朋友保持礼尚往来。他认为，对他而言，8年知青生活磨练了意志，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创作事业，是他人生中最宝贵财富。

工作后不久恢复高考，因种种原因错过，好在他及时进入电大文科班，如果说8年插队补足了生活实践，3年电大极大提升了理论水平。在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时，被中国革命文学拓荒者蒋光慈的经历和贡献深深打动，遂用电视连续剧的形式把其展示出来，《人民日报》《文汇报》《安徽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相继做过报道。1990年，沈晓富拿出第一个独立创作大型剧本《樊氏狗肉铺》(安徽新戏)发表，又参加全省巡演并获奖，从此，他进入全省大型剧目创作赛道。随着剧目增加，技法越磨练越成熟，《杜喜梅》《白日耗子》《百面人生》等大型剧目陆续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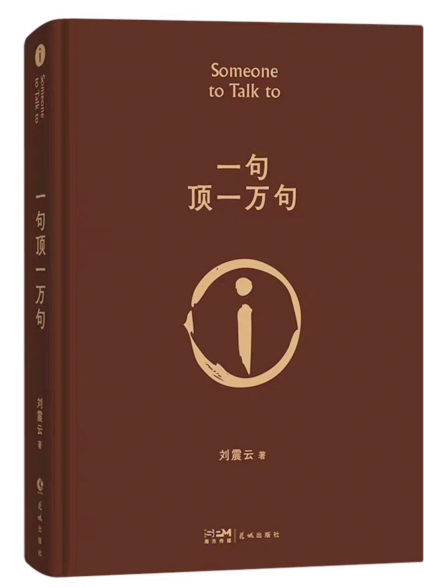
他的创作内容立足本土题材挖掘，把坚持“写皖西、唱皖西、赞皖西”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他翻阅党史资料，利用一切机会实地采风，徒步登上过白马尖、天堂寨、金刚台。跑遍大别山革命老区，追寻革命先辈的故事，尽可能化成作品，展现在舞台和银屏上。从曲艺《立夏节暴

动》，到后来的大戏《晴天榴火》《霜天红叶》《爬埂草》，无不彰显皖西人民的奉献精神。特别是体现在蒋光慈身上的红色文化魅力，更是深深吸引着他，先是电视连续剧《漂泊者》，后又推出黄梅戏《新梦》、校园励志歌舞剧《少年蒋光慈》，可以说为传承红色基因不遗余力。

其二是关注英雄题材。写全国先进个人工作者周世友的黄梅戏《香椿树》、电影《周末村官》；写霍邱县替亡兄还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张仁强兄妹的《信义人家》；写金寨县全国植树模范李正恩的电视报告剧《活人碑》；写金寨县大湾村勤劳致富先进人物的庐剧《大湾村的外来媳》；写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龙河口《锁龙图》；写六安市公安局优秀特警薛军的配乐诗朗诵《火舞者之歌》等等，唱响一首首传递正能量的新时代颂歌。

沈晓富是戏剧创作的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在皖西地方文化，特别是红色文化研究上作出过贡献。《中国曲艺志》是国家“七五”和“八五”艺术学科重点科研项目，他受聘为《中国曲艺志·安徽卷》编委，具体承担六安地区编纂任务。这项工作既无报酬又非常繁重，他花了7年时间，为省卷提供十大分类文稿20余万字，同时主编主撰《六安地区曲艺志》在全国发行，在全省独一无二。志书中包罗了皖西地区所有地方曲种，对后来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起到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在研究皖西曲艺时发现红色曲艺，填补了省卷空白，定为重大科研成果。后又受聘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安徽卷》编委，还主编了《六安民间故事集·金安卷》，并亲自深入民间采集。

在任六安市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时，为国家级非遗皖西庐剧尽到应有责任，率人去外地调研取经，申报成立皖西庐剧艺术研究会，并任执行主席。除开展多种形式传承活动，还创办《皖西庐剧》杂志，任主编，保护了大量珍贵资料。如今，卸去各项职务的沈晓富，仍关注戏剧创作与发展。



《一句顶一万句》：于孤独中寻心灵归处

袁孝友

丙午马年春节，难得清闲，居家捧读刘震云先生的《一句顶一万句》。一个人一杯茶一碟瓜子，好不自在。一周时间把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看完了，感慨万千，不忍掩卷。

《一句顶一万句》以中原大地延津为起点，铺展开一幅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国人生活画卷。作品没有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却在市井烟火、乡野闲谈间，道尽普通人的生存困境、精神孤独与命运漂泊，将小人物的悲欢与时代的沧桑紧密相连，于平凡中见深刻，于琐碎中显厚重。

主人公杨百顺的一生，是底层小人物被命运裹挟的真实写照。他一生三易其名，从渴望读书却不得的杨百顺，到改名杨摩西，再入赘吴家改名吴摩西，最后流落陕西后化名罗长礼。每一次更名都是一次身份的剥离与人格重构，每一段经历都写满无奈与屈辱。他卖过豆腐、做过木工、杀过猪、染过布、挑过水，辗转于各式行当，却始终未能摆脱生活的摆布与重压。看似充满戏剧性的人生轨迹，实则藏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在物质匮乏、观念保守的旧时代，底层老百姓被乡土规矩、生存压力与时代洪流推着向前走。他的妥协、挣扎与漂泊，不是个体的偶然遭遇，而是一代人共同的命运缩影。

这部小说最具魅力的，是浓郁鲜活的河南延津风土人情。刘震云先生用质朴幽默的中原口吻，将延津的市井百态、乡间习俗、人情世故描绘得妙趣横生。街头巷尾的家长里短、手艺人的行当规矩、乡里人的恩怨往来、婚丧嫁娶的乡土礼仪，都带着中原大地独有的粗粷与温情。没有刻意的修饰，却在家长里短的闲谈中，勾勒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性格，让厚重的故事充满生活趣味。这些风土人情不仅是故事的背景，更是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土壤，让每一个角色都立得住、活得好。作品的核心，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孤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说得着”的人。杨百顺顺顺一生，所求不过是一份理解与共情；书中无数小人物，也都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精神慰藉。这种寻找，跨越地域与岁月，成为贯穿全书的精神主线。

读完此书，方知人生最难得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一句能抵万语的知心话。杨百顺的命运，是时代的印记；延津的烟火，是生活的本真。在喧嚣尘世中，这份对理解的渴望，依旧藏在每一个现代人的内心。



悦读

投稿邮箱：476440373@qq.com

千帆过尽共此舟

李家林



正值二月二“龙抬头”，又逢昼夜等长的春分时节，兄弟俩一时兴起，驾车前往我阔别五十年的洋河平塘。那是我的第二故乡，更是我曾挥洒青春、度过五年时光的地方。

虽然已是阳春三月，但乍暖还寒，忽冷忽热。阴沉沉的乌云压得很低，微风习习扑面而来，还是有些寒意。洋河村平塘位于霍邱县城西湖畔，属于丘陵地带。按照导航的指引，车子颠颠簸簸，沿着弯弯曲曲的路，翻过几座小丘陵，越过几条坝埂，拐过几道弯，我的身体随着车子左右摇晃着。导航告知：平塘到了。

时过境迁，旧地重游。眼前的一切不仅仅是物是人非，而是物非人非，令我瞠目结舌，茫然一片。我站在导航定位的地方，目光四处张望，尽可能地搜寻尘封在脑海记忆中平塘的模糊印象……难道导航错了？难道这不是那个我曾经奋斗过的平塘生产队？怎么丝毫寻不到半个世纪前平塘村庄地形地貌的影子？

在不远处的沟渠堤上，有位老大爷手握铁锹好像在做什么农活，我们挪走几步上前搭讪道：“老人家，您好！在忙啊，请问这里是洋河村平塘吗？”“你们是……这是平塘。”大爷抬起头用疑惑的眼神瞅了我们一眼，随口答道，手上仍不忘用铁锹铲着渠埂边的枯草和泥土。

——突然懂了，溧史杭的史诗从不是冰冷的数字，它是钢钎上的布条、山芋干酿的酒、雨夜夯土的号子，是无数双布满血泡的手，把“人定胜天”的信念夯进泥土。而眼前的清源楼，正是这些血泡与刻痕垒成的碑。登临此处，风过檐铃时，恍惚间能听见溯河闸关闭的齿轮声，大别山开山凿山的铁锤声，开凿干渠时夯土的号子声——这些声响，铸就了另一艘“忒修斯之船”的龙骨……这时候才惊觉，楼的飞檐虽借了黄鹤之姿，脊梁却撑着另一种史诗：不是文人墨客的烟霞，是农夫与工匠在山间劈劈的生路。

暮色垂落时，我站在滨河码头，看清源楼的轮廓与记忆里黄鹤楼的剪影在水面叠成双影。长江的浪、溧河的波，各自托着文明的舟。



副刊

邮箱：48221941@qq.com

第二故乡行

王玉珏

我仔细地打量着老人：年约八十，佝偻着身子，额头上的皱纹被苍凉的岁月刻印出深深的道沟，但脸颊仍然流露着淳朴和憨厚。我继续问道：“老人家，高寿啊？”“七十九喽。”老人口齿还算清晰。“你是平塘人吗？”“是啊，我祖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从来没有挪动过。”我摘下口罩，理了理头发，拽了拽衣襟，问道：“你还认我吗？”大爷这才放下手上的铁锹，微微抬起头，正面侧面上下看了看我，摇了摇头，微笑着说：“不认识，不认识。”我是七十六年下放“知青”，就住在你东屋山隔壁，我是王玉珏。”当年我是二十来岁青涩的“小鲜肉”，现在是退休近十年的“老腊肉”，他怎么可能认识啊！

不多一会儿，大爷的记忆好像被拉回到五十年前，顿时恍然大悟：“哦呦呦，你是王玉珏！”是的，是的。这村庄怎么没人啦？”我指了指西边接着说：“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那片竹林还在，我记得竹林是那个姓张地主家的吧？”“我就住在那里，竹林是我家的，我就是那个地主的大儿子。”“哦，你就是张某富。呀，变了变了，但你的身体还非常硬朗啊！”老人的话匣子渐渐打开了，语速也快了：“你住的房子全倒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我曾经居住过的宅基地上面，荒芜的枯草在风中东倒西歪，四周稀稀疏疏生长着些枯萎裹着几棵小杂树。

他又朝西方指去：“当年那灌溉三个大队二十三个生产队的七百亩洋西大塘，现在没人管理，都慢慢淤平了，你住家前面的那块九亩梯形大田被修路一分为二了。”

我慢慢地把过去的地形地貌同现在的地理位置相比较，除了那不足半亩地的青枝绿叶的竹林依然如故地映入眼帘外，其它再也找不到一点过去的轮廓和现代生活的脉络。当年门前鱼儿成群的大河渠挤压成了一条臭水沟；西边水波荡漾的洋西大塘夷为凹凸不平的荒地；东边“农业学大寨”植树造林的茂盛丛林残枝败叶；我房后的三分自留地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出乎我的意料。张老告诉我，平塘庄坪太偏僻了，交通闭塞，二十几户人家被国家新农村建房统一搬迁到靠公路边新建的房子住去了。我原来的几户邻居都在儿女打工的浙江、江苏和广东生活，长年不回来，前后只有两位孤寡老人留在这片荒凉的庄宅里。问其不行的原因，是舍不得离开这世代代居住过的老宅基、老竹园。

天渐渐暗了下来，远处一棵枯萎的老树枝上不知名的鸟“呱呱呱”地叫了几声，展翅高飞远去。兄弟俩谢绝了两位老人的挽留，驱车原路返回。我一路归来频频回头张望，心情难以言喻……

春天的脚步近了带着往日的情怀向我走来掀开你的面纱我听见春神的步伐越过冬与春的界限在传奇的故事里书写着满目的春晖

春天的风儿暖了带着清新的空气向我吹来撩动我的心扉我闻见大自然的气息飘过静如止水的池塘在缤纷的梦境中传递着诱人的春香

春天的雨丝细了带着柔柔的凉意从我脸庞划过我索性收起伞漫步在这绵绵春雨中朦朦胧胧好像置身于童话世界里心旷神怡

春天的花儿开了带着沁人的馨香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扑面而来我静静地嗅着期待着那那芬芳去安抚我诗意的灵魂让我久久回味

春天的姑娘醉了带着迷人的睡意徜徉在我的怀抱一动不动这天然的装饰比晶莹剔透的露珠还要美丽真想让她醒来和我来一次春天的约会

春天畅想曲

张正武